

藏在晨雾与暮色里的诗意

檐下絮语

◆吴江波

西江的晨雾还未散尽时，古劳便早早醒来了。水汽像一匹轻柔的纱，笼着纵横的河网、星散的鱼塘，还有岸边垂落长长的榕须——那些气根垂到水面，沾了晨露，便成了串在水乡衣襟上的珍珠。若此时站在石板桥上远眺，准能看见白影掠过波光，是鹭鸟来了。

鹭鸟，是古劳的精灵，也是古劳最灵动的诗行。有的展开翅膀轻轻掠过水面，喙尖刚触到涟漪，便叼起一尾银亮的小鱼，翘尖带起的水珠洒落在鱼塘里，溅出细碎的声音；有的歇在老榕树枝头，雪白衣羽衬着深绿的榕叶，像谁随手撒了把碎雪，风一吹，便轻轻晃动。偶有戴斗笠的老伯划着木船过塘，木桨搅水的声响惊起几只鹭鸟，它们扑棱棱飞起来，却不飞远，只在老伯头顶盘旋

几圈，仿佛在与这位老相识打着招呼呢。待老伯的木船载着新摘的菜叶远去，鹭鸟又落回枝头，继续梳理羽毛，把晨光梳得软软的、亮亮的。

待雾散日升，水乡的热闹便从河面上漫开来——原是赶上了古劳的“龙舟竞渡”。长长窄窄的河涌里，两条龙舟首尾相衔，朱红的龙身映着碧水，像两团燃烧的火。鼓手站在船头，赤着膊，腰间系着红绸，鼓槌落下时，“咚咚”的鼓声震得水面都在颤。划手们穿着统一的蓝布短衫，喊着号子，船桨整齐地插入水中，又猛地拔出，溅起的水花打湿了裤脚，却没人顾得上擦。沿着河涌两岸边挤满了人，阿婆们提着竹篮，里面装着自家做的绿豆沙，时不时给身边的孩子递一勺；小伙子们凑在河边，跟着号子声跺脚；穿着清凉的小姑娘趴在桥栏上，手里举着彩色的小旗，看见龙舟冲过终点，便使劲喊“赢啦！赢啦”。河面上的鼓声、号子声，岸边的笑声、欢呼声，混着水汽沿着河水面飘远，成了古劳最鲜活的民俗注脚。

热闹过后，想寻一处静地，便往村落深

处走。转过一道爬满三角梅的墙，忽闻一阵咖啡香——啊，原来是那家著名的“村咖”到了。店面是原来老房子改的，木门上还留着旧时的铜环。推开门来，只见木梁上悬着几盏竹编灯笼，阳光透过雕花窗棂，在木质桌面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老板娘正用精致的咖啡杯盛咖啡。这碾着咖啡豆而又村姑模样打扮的老板娘，与这老房子装饰相互映衬，别有一番韵味，让人悦心。见人进来，她笑着递过一块陈皮糕：“刚蒸的，配拿铁正好。”我找了个临窗的位置坐下，窗外便是一条小河，几只鸭子慢悠悠地游过，尾羽划开的水痕，像给河面描了道银线。抿一口拿铁，醇厚的奶香里混着淡淡的陈皮香，再咬一口陈皮糕，清甜的滋味在舌尖散开。隔壁桌的阿伯正和老板聊天，说是鱼塘里的鱼又肥了多少，语气里满是对今年的丰收期待。在这里，时间走得很慢，咖啡香与水乡的水汽缠在一起，连风都变得温柔起来。

待到暮色漫过屋顶，古劳的烟火气便落到了餐桌上。临河的餐馆里，老板正从临河的水箱里捞鱼，银灰色的鲩鱼在手里蹦跳，

“今早刚从西江捞的，清蒸最鲜！”不多时，菜便上了桌。清蒸鲩鱼卧在白瓷盘里，鱼身上淋着鼓油、撒着葱丝姜丝，蒸汽裹着鲜香气飘过来，夹一筷子鱼肉，细嫩得能在嘴里化开，鲜得连汤汁都想喝干净；白灼河虾透着粉白，虾肉紧实弹牙，蘸一点姜醋，甜鲜里带着微酸，刚好解腻；还有紫苏炒蚬，黑亮的蚬子裹着紫红的紫苏叶，咬开蚬壳，鲜汁混着紫苏的香，一口一个便再也停不下来。

坐在河边，赏着水乡夜景，就着暮色吃河鲜，看岸边的灯笼一盏盏亮起来，暖黄的光映在水面，像撒了满地的星星。远处传来归航的渔船声，偶尔有鹭鸟从夜空掠过。风里有河水的清润，有饭菜的香气，还有邻桌一家人的说笑声。此刻才懂，古劳的好从不是刻意雕琢：有鹭鸟翩跹的诗意，有龙舟竞渡的热闹，有“村咖”慢酌的闲适，更有河鲜入胃的妥帖温暖。烟火与诗意在此缠缠绕绕，柔柔绵绵，织就了一首让人难忘的水乡恋歌。

于是，来过，便再也放不下这份独属于古劳的韵味。

四季话语

温暖的火堆

◆王同举

每到风紧天寒的日子，我就会怀念起老家那一堆柴火带来的温暖。

记忆中的故乡，冬天非常寒冷。呼呼的北风在村子上空肆虐。河面上结了一层薄冰，在冬阳的照耀下泛起清冷的光。乡间小路上，行人稀少，偶尔有一两个，用厚厚的围巾裹了头，只露出两只眼睛，双手拢在袖中，总是一副行色匆匆的模样。鸟儿已隐藏了行迹，猫儿、狗儿都蜷在屋里的火堆边上取暖。孩童们似乎特别抗冻，在寒风中撒欢奔跑、追逐玩耍，小脸儿冻得红扑扑的。母亲总会心疼地唤我回家。进了屋子，我就径直往火堆边上靠，火正旺，燃烧着的木柴不时地爆出一阵阵“噼噼啪啪”的声响。屋子里暖烘烘的，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。

对于农家来说，火堆是冬日里必备之物。从入冬伊始到农历正月结束，每家每户的屋子里都会有火堆。那个年代，日子过得虽然清苦，吃穿用度没有那么讲究，但说到火堆，却被视为冬日的头等大事，要及早筹划。入冬前，父亲就开始准备烤火用的木柴。老屋前后有祖父栽种的树，总有一些扛不住年岁，纷纷枯死老去。父亲拿斧子，砍下枯枝，又挖出粗壮的老树根，一趟趟地搬回小院里，趁着好日头晒干，再一层一层码齐了，堆放在墙根下备用。

冬日的早晨，父亲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生火堆。父亲从谷仓里刨出一簸箕稻壳，堆放在屋子中间的泥地上，再把老树根锯成几段，盘在稻壳堆上。屋后有一片竹林，地面上积满了一层厚厚的竹叶。这些干枯的竹叶，是家中常用的引火之物。父亲折了一些枯树枝、烂竹根等，把它们拢在一起点燃了。不一会儿，整个屋子就轻烟缭绕，热气腾腾，清冷的冬日变得温暖起来。

冬日伊始，各种谷物入库归仓，农事已歇，地里头基本上没什么活了。闲下来的乡下人趁机相互串门走动，彼此联络下感情。将客人迎到火堆边，母亲忙着煮水沏茶，父亲则拿出自家做的小吃来招呼客人。大家一边品尝小吃，一边和父母聊聊地里的收成，说说来年的农事谋划。跳跃着的火焰映照着每个人的脸，熊熊燃烧的火堆温暖着每个人的身子，火堆边不时地爆出一阵阵欢声笑语。围火而坐的那份闲适、那份温馨，让人觉得幸福原来竟可以如此简单、清苦的乡村岁月也变得可亲起来。

冬夜漫长，屋外寒风呼啸，屋内火堆暖暖的。一家人围着火堆唠家常。母亲也不闲着，一边和父亲说着话，一边趁着火堆的微光打鞋底。我和兄妹们忙着搜罗谷仓里的玉米、红薯，放在火堆边上烤，整个屋子里都弥漫着烤玉米、烧红薯的清香。等到夜深之时，柴火燃尽，人也困了，一个个离开火堆睡去，屋内只留下一堆灰烬。

如今的乡下，火堆已不多见，取暖多用电暖器，虽然也是热烘烘的，却少了往日那份围火取暖的乐趣，再也没有那种围火闲聊的温馨感觉。冬日里那温暖的火堆，一直在我的内心深处燃烧，成为记忆的珍藏。



《岁月不老》方华 摄

诗歌

走进新年

◆丁太如

是谁唱起的歌谣
芬芳了诗情画意的等待
让洒满阳光的河畔
有了生命的飞翔
有了感恩的祝福

是谁描绘的蓝图
诠释了江南小巷的烟雨
让拔节生长的春天
有了花瓣的舞蹈
有了和煦的春风

是谁弹起的旋律
陶醉了意气风发的憧憬
让梦幻的音符
有了相思的节奏
有了火热的希望

是谁敲响的钟声
热闹了万象更新的新年
让虔诚的祈祷
有了百花的怒放
有了风雨的兼程

微光引星途 师者蕴福报

心灵霁光

◆李瑞敏

4个月前，凌风的母亲因病离世。作为与她相交多年的挚友，我满心悲痛，也在这份深切的哀思里愈发懂得，生命里那些真挚的联结，从来都伴着岁月绵长，从未因离别消散。

凌风是我执教生涯里记挂许久的学生。1997年，他踏入小学课堂，我既是他的语文老师，亦是班主任。这孩子打小就爱与书本为伴，知识面远比同龄孩子开阔，可也正因学识积累扎实，课堂知识于他而言太过轻松，时常显得兴致寥寥，坐不住。他的父母整日为生计奔波，无暇顾及他学业上“吃不饱”的困境，曾动过让他跳级的念头。但我深知，一二年级是夯实书写功底、锤炼表达能力的关键阶段，根基稳方能行致远，贸然跳级反而可能留下短板。这件事也让我警醒，开始反思自己的教学模式：是否过于刻板平淡，没能适配不同孩子的成长节奏，没能点燃像凌风这样拔尖孩子的学习热情？

此后，我悄悄调整教学方法，在课堂上多搭建互动交流与展示表达的平台，特意留足空间让凌风舒展思绪、畅抒见解，鼓励他分享课外阅读的收获与思考。慢慢地，他眼里有了明亮的光，不再是课堂上的“旁观者”，反倒成了带动氛围的“小领头人”，稳稳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课堂位置。这段因材施教的教学经历，也让我沉淀出论文《因材施教，实施素质教育》，后来顺利斩获市级奖项。如今回望，竟是凌风的成长需求，推着我在教学之路上不断

打磨精进，成就了更好的自己。

课余时间，我总想着多陪他感受生活的温度，弥补他父母因奔波忙碌缺失的陪伴。凌风对科学有着极致的痴迷，二年级时，他最大的心愿便是拥有一台天文望远镜，盼着能看清夜空里的星辰。知晓后，我特意趁周末，陪着他与父母一路辗转到广州天河城，细细挑选心仪的望远镜，看着他眼里藏不住的欢喜，心里满是欣慰。他爱琢磨科学实验，却常因缺少专业指导无从下手，我便特意邀请从事科研工作的高级总工程师登门，陪着他一起钻研小实验，手把手指导他动手操作，看着他沉浸其中的模样，便知这份热爱已在他心里扎了根。日复一日地陪伴里，我与凌风的父母也渐渐跳出师生家长的界限，成了能推心置腹的知心好友，情谊在点滴相处里愈发深厚。

可安稳的时光没能延续太久。凌风上三年级时，家里生意突遭重创，境况一落千丈，无奈之下，一家人只能离开江门，远赴上海谋生。临行前夕，他们面露窘迫地向我开口求助，话语里满是为难。彼时我的薪水微薄，面对他们的困境，心里满是焦灼。我同丈夫说起此事，他没有半分迟疑，当即拿出家里积攒许久、原本计划给我买摩托车的钱，轻轻说道：“孩子读书是正事，前途不能耽误，能帮一把就帮一把。”这笔带着暖意的钱款，连同我们满心的真挚祝福，一并送到了凌风父母手中。他们在上海咬牙打拼，熬过最难的日子，不久便走出低谷，重振家业。这份雪中送炭的情谊，没有随距离消散，反倒如潺潺溪水，在岁月里静静流淌，历久弥新，愈发醇厚。

往后的岁月里，凌风的成长之路愈发

昂扬耀眼。高中时，他凭借过人才赋与不懈努力，斩获全国物理竞赛一等奖、化学竞赛二等奖，顺利保送北京大学；而后远赴美国深造，拿下双博士后学位，先后在哈佛大学等顶尖学府担任导师，如今毅然回国，效力于中国科学院，成长为一名优秀科学家。他就像我教育生涯里最芬芳的桃李，每一步成长都满是荣光。常有同行称赞我“独具眼光”，早早培育出如此优秀的 talent，可我心里始终清楚，我所做的不过是在他童年那段迷茫又珍贵的时光里，尽了一位老师的职责、一位朋友的本分，用心陪伴他走过一段路，轻轻为他点亮前行的微光。我从未奢求这份付出能为自己的事业带来多少助益，若说收获，便是在全心投入教育的过程中，我的专业能力得以锤炼提升；在总结陪伴凌风成长的点滴心得时，也让我对自家孩子的教育豁然开朗，少了迷茫，多了笃定。这份潜移默化成长的成长与通透，何尝不是教育赋予我的福报？

教育本就是一场温柔的善举，没有轰轰烈烈的造势，没有立竿见影的成效，却能在岁月深处悄悄埋下希望的种子。你永远不知道，曾经给予的一句鼓励、一段陪伴、一份信任，会在某个生命里悄悄酝酿，最终绽放出怎样耀眼的光芒。而那些被点亮的星光，终会循着岁月的轨迹，温柔回望，照亮自己前行的路。

凌风的母亲虽已离去，但生命里的传递与影响从未停歇。作为一名教师，我始终坚信，坚守三尺讲台，做好自己，潜心育人，便是最朴素的初心，也是最坚定的使命。这份看似平凡的本分里，藏着教育最深沉的力量，也藏着岁月最绵长的温情，岁岁流转，生生不息。

心灯漫笔

日历里的美好记忆

◆徐新

岁月总是无声无息地悄然滑过，当办公桌上的日历一侧日渐单薄，一年的光景便又要随风远去，唯有那些温润的片段，静静沉淀在心底，成为挥之不去的美好记忆。日历，这枚静默的时光记录者，曾承载过我童年的懵懂遐想，也封存了无数闪闪发光的旧岁往事。

小时候，每逢元旦前几日，乡下家家户户总要添置一本日历。小小的册子厚薄一查，指尖抚过光滑的纸页，油墨的淡淡芬芳便漫入鼻息。那时的日历，总要嵌在月份牌上才好悬挂：将日历背后两片尖尖的铁片，插进硬纸做的月份牌缝隙里，折平铁片，再把月份牌往墙钉上一挂，就算妥当了。月份牌上，或是印着山水风景，或是印着朴素的宣传画，日历岁岁换新，月份牌却能用上好些年。元旦一到，撕下旧历换上新本，新的一年便正式启程。日子一天天过，日历一页页撕，待到薄薄的封底露出来时，一岁光阴，也就悄然落幕了。

于我而言，儿时最期待的事，莫过于每晚临睡前撕日历。总盼着时间过得快些，好早些翻到印着红字的日子——那是每周仅有的一个星期天，不用上学，还能舒舒服服睡个懒觉。所以每次撕到红字日历，总要攥在手里摩挲半晌，舍不得丢掉。懂懂的我曾偷偷多撕过几张，以为这样就能让星期天早点来，被父母发现后，免不了一顿轻声责备，如今想来，满是稚气的趣味。

这本小小的日历，在大人眼里更是不可或缺。除了看日月星期，上面还工工整整印着二十四节气，那可是村里人安排农事的依据。元朝《王祜农书》有言：“四时各有其务，十二月各有其宜。先时而种，则失之太早而不生；后时而艺，则失之太晚而不成。”费孝通先生也说过，农民依着节气来记忆、规划农活。节气的重要性，可见一斑。许多农谚也是根据二十四节气来编排的，如“麦到芒种谷到秋，豆子寒露用镰钩，骑着霜降收芋头”“小满高粱芒种谷，立夏种上玉蜀黍”，句句都是农耕岁月的智慧结晶。

当年的日历，设计简单，纸页上还留着不少空白，那是大人们“备忘录”。去粮站缴公粮、到镇上买化肥，邻居家孩子办喜事要随份子，都一笔一画记在上面。而我们孩子，早早便把自己生日那天的日历折了又折，生怕到时错过。在那个物质贫瘠的年代，生日能吃上两个水煮蛋，就足够回味许久。渐渐懂事以后，我们也学着在父母生日的日历上做记号，盼着能给辛劳的他们，添一份小小的欢喜。

这日历纸，在村医那里还有个特别的用处。那时的村医就是赤脚医生，条件艰苦，从没用过专门的药袋。谁家有人头疼脑热、闹肚子，他就拿孩子用过的作业纸，或是裁好的报纸包药，嘱咐好服用方法。要是出诊忘了带纸，便随手扯下主人家的一页日历应急。那时候的日子，没有如今这般讲究，可那些用日历包着的药片，却总能药到病除，想来真是奇妙。

日历，是岁月流逝最生动的注脚。一页页撕下，日子一天天走远，童年便在这厚了又薄的册子里，悄悄溜走。少年时的烂漫心思，也随着纷飞的日历纸，散落在时光的风里。

后来自己成家立业，每到岁末年初，也会买回一本日历。只是它不再是当年的小巧模样，纸页上的内容日渐丰富，菜谱、养花、健身、养生的小知识，五花八门。再往后，挂历、台历层出不穷，制作愈发精致，我却没了撕日历的兴致。即便桌上摆着台历，也甚少翻阅，只有偶尔需要记事时，才会随手翻上几页。

当年的小日历，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没有高山流水的雅致，只藏着春风夏雨、秋月冬雪的更迭，载着日升月落、昼夜交替的轮回。可它带给我的，却是最真实、最鲜活、最丰盈的时光，那是一段无忧无虑、可以肆意奔跑的岁月。

暮然抬头，桌上的日历又薄了大半，新年的脚步，正踏着轻盈的节拍，匆匆向我们走来。

8

《白沙》版投稿邮箱(仅限本地作者)：
kf3502669@126.com
请注明作者姓名、电话、身份证号，并附上银行信息及账号。字数控制在1500字内。

2026年《江门日报》征订开始啦

在这里,读懂江门!

订报热线: (0750) 3511111



广告